

熱腸冷眼看人生

——評介「誰來幫助我」

郭明福

一 熱腸冷眼看人生

「傘上傘下」的青澀稚嫩成爲難追的雲彩，「幻想的男子」是最後的小說情懷，有別於「現代人生」的赤裸冷酷，「誰來幫助我」（爾雅出版社印行）——隱地的第十一本書，則代表一位步入哀樂中年的知識份子，對現實社會生存環境的嘲諷、建議和企盼。脫却血氣方剛的激情和劍拔弩張的霸氣，第十一是重新結網的開始，因爲在探索人生問題上，「誰來幫助我」趨於更深沉的冷靜與更直指本心的豁達。

不包括自序及校後記，「誰來幫助我」計收文五十一篇，分成「現代人生」、「都市人手記」、「後窗」、「書與人」、「牢騷篇」、「幻想篇」六個篇目。「現代人生」以探討現代人情性和心智

蛻變爲主題，「都市人手記」則暴露現今社會亟待解決的缺陷，「後窗」顧名思義，以銳利的筆觸揭露文化圈病態的一面。「書與人」的主要內容是作家作品的評介，另可見到作者躑躅於文壇的舊夢新痕；「牢騷篇」道盡了出版工作者的艱苦，「幻想篇」其實僅以「假如我是聯副主編」爲代表，文中的「假如」對目前的聯副近於苛求，因爲反面觀點即是聯副的弊病，反諷之意盡在言外。

在未結集出版前，「誰來幫助我」所彙諸文，大部份發表於「書評書目」，少數幾篇刊於時報人間副刊及聯副。而頗饒興味的一件事是，對時報、聯合、中央三大報一些不客氣的批評，是藉「書評書目」爲喉舌，由這點可反映，要證明社會進步開明，需作者、刊物編者的勇氣，與被批評者雅量配合，聞過則恕的人性弱點愈少見到，文壇才愈能免於僵化。

二 芒鞋踏遍嶺頭雲

在經驗來說，我們平日最常碰到被問的是：「你覺得今天天氣如何？」、「吃過了沒有？」這類無啥痛癢的問題，偏就很少人問我們：你快樂嗎？對你而言，人生意義何在？

當然，每一個人快樂幸福的標準不同，人生價值觀的取向也因入而異；但是，有一點却是幾乎相同的，那就是面對滾滾新潮，由自覺渺小脆弱而極力想尋求安全感。

「每個人從外表看起來都過得不錯，其實當你真正瞭解別人的苦衷，你會發現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煩惱。不同的人，心中有不同的結，大家都在希望貴人出現，奇蹟似的解決自己的問題……」在「自序」裏，隱地指出現代人的矛盾。當知道貴人只是夢想居多的存在，而唯一能給自己踏實感的，是在人羣中求肯定，一旦獲得多數人肯定，即表示利隨之俱來。

「人人渴望成名到了無可救藥的瘋狂地步。沒有名，就無人關心；有了名，一切都會峯迴路轉。人情冷暖，真的是在天使與魔鬼之間。」（頁10），這種喟嘆，在大眾傳播工具發達之後，有著太多活生生、俯拾卽是的實例。所以在渴望成名心態的背面，卽是不能容忍別人的成功，不少人不承認本

身不行，只會歸咎於他人擋了自己的路。所以，人際間充塞了如許多的敵意、自私和冷漠，儘管人人希冀得到溫暖、關懷，甚至只是盼望有一對象聽已訴心曲。

自苦、患得患失、雖活在鬧市，但寂寞如居孤島。

爲尋樂境乃學仙，爲避苦境乃學佛；尷尬的是，現代生活的擾攘，仙佛只是玄學上的意義，不管滿意與否，人人都得活下去。不屑生活只是溫吞水式的存在，就放縱自己於酒色財氣吧，問題是自我墮落並不能證明什麼，在別人眼中淪爲貓淪爲狗，酒色財氣的社會依舊是酒色財氣。

不管男女、少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光指責社會是個醜態的染缸，並不能捨除如影隨形、無所不在的痛苦。有人說，如果人人能自掃門前雪，那這個世界會乾淨很多。如果個人不能由內在令自己心柔念淨，進而自我珍惜，自求高貴，所謂快樂幸福，永遠只是邈不可及的夢。

快樂幸福的同義詞在何處？隱地拈出平凡二字：

「人生中最難能可貴的是平安、平靜、平凡。尤其是平凡，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懂得平凡，但求平凡，生命就會是一首小夜曲，就是淡淡的詩篇，就是花的開放，就是流水潺潺，而不是戰爭，更不是懷疑和欺騙……平凡就是溫暖，溫暖就是愛……聽聽音樂、看看書，每天能和家人圍在一起吃飯，偶爾有三、五知己聊聊天，這就是幸福……（頁23、24、也凡的平凡，平凡的也凡）」

平凡，真體會其義又能掌握者，又有幾人？！

三 身託閻浮思蓬島

都市生活是把兩面刀，在享受各項的進步方便外，也要忍受不能配合其步調的苦楚。尤其「行不得也」這句話，臺北市人更有着刻骨銘心的認識。臺北市的交通問題就像你患的感冒一樣。

你感冒傷風，你的朋友同事都可以告訴你一套治療的方法，偏就你的醫生對之束手無策，即令藥開了也病去如抽絲！

每一個在人羣車陣中殺進殺出的臺北人，都可講出交通毛病何在，那些是主要癥結。偏就主其事者師老無功。

「改善公共汽車，是改良人際關係的根本。」（頁40 徬徨的都市人）這句話最得升斗小民之心。「散步入語」談垃圾問題，宜與環境清潔處長共讀。「理髮廳像咖啡館」，講的是理髮業的革命，個中內在層次剖析，近於哲學。看許多人不曉得「純」理髮廳何處尋，首如飛蓬施施然過，當不致問「長髮爲誰留？」

我們是個強調規矩秩序道德的社會，爲什麼會出現那麼多近於反動的弊端，個中原因耐人玩味深思。

四 大報朱門深似海

「目前報紙副刊和雜誌的編排、經營，皆趨向於電視節目式的製作方式，投稿時代即將結束，以後的文人，會不會寫文章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必須先使自己成名，成名之後自然會有人替你開專欄，安排座談會，以後的「畫家」固然是「話家」、「作家」也一樣將是「話家」，只要能言善道，會吹會蓋，懂得大眾傳播的心理，很容易就成爲新時代的新偶像……」（頁65、66）這段宣告「文化危機時代的來臨」的話，拿來和現今暢銷的報紙雜誌相對照，只要思想稍深刻的人，都不會認爲是危言聳聽。

與人物動態緊密配合，企劃部門即是編輯羣的中樞，內容看似俐落、完整、無懈可擊，其實與某些電視劇的俗淺並無兩樣，幾家民營大報已不言自明其少接納外來稿。不識個中行情投去者，見其久久不登不退，才會明白何謂侯門深似海。其實，並不是所有大報都如此封閉的，像中國時報、聯合報的文學獎徵文就接受自由投稿的。

銷數達幾十萬份的報紙，就像深入家家戶戶的電視一樣，可以連登某人作品（如歌星打歌），使

其幾天之內就名滿天下，也可以強調某些一般人不能甚解的觀念主題，有意無意間形成似是而非的偏見。不應該使讀者的品味處於被動定型，而讀者更要爭取免於偏見的自由。同時訂時報、聯合二報者，或許常喃喃祝禱：停止那累人的競爭吧，發展一些自己的個性……

隱地開出版社為報社廣告費的各式各樣加價，表示痛苦和不滿。這顯示兩點事實：報社多的是高明的企管人才，廣告費使其財源滾滾，另外就是身為書籍的製造者——出版社，這行當個中的辛酸和艱難，唯主其事者方知。

出版業是營利、文化、也是良心的事業，看來要使其能養家活口，復能播揚文化對得起良心，實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，吃這行飯的，大概有不少未老頭先白者。

五 愛書至癡情始真

寫書、評書、編書、出書，將自己孩子命名為書林、書湘、書品，隱地與書結了不解緣，對書之矢志不渝，才真個是「書癡」。所以隱地對作家有最深的瞭解，關愛和同情，推介好書，讓讀者分享閱讀的喜悅，成為其生命的基本情調，在「書與人」這部份裏，他評析了郭良蕙（臺北的女人）、林貴真（愛的絲帶）、夏祖麗（年輕·年輕），喻麗清（春天的意思）、李牧華、舒夏（心室隨筆）、言曦（世緣瑣記）、司馬桑敦（愛荷華秋深了）諸位作家及其作品，凸現詮釋美善的書。

年過四十的隱地，對某些現實不滿，但已不憤世嫉俗，他的種種批評和呼籲，雖帶些蒼涼，但也含孕着要到中年才有的睿智、圓融和成熟；這一切一切，均只在強調並作註腳，他擺在卷首的那兩句：

人生是一本寫不完的书；

人生問題永遠思索不完……